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 茨威格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韩耀成 编选

# 茨威格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茨威格精选集/ (奥地利) 茨威格 (Zweig, S.) 著, 韩耀成  
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11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柳鸣九主编)

ISBN 7-5329-1717-7

I. 茨… II. ①茨… ②韩… III. 文学-作品集-奥地利-近代 IV. I52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91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375印张 6插页 605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定价 33.00元

##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 编选者序

# 茨威格：对人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韩耀成

---

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在流亡地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彼德罗保利斯小山坡上的寓所给他的前妻弗丽德莉克写了一封诀别信和留下一封遗书之后，同他夫人洛蒂一道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宝贵的生命。茨威格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已自我毁灭，在此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想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彻底重建我的生活了。要想再次开始全新的生活，那是需要有特殊精力的，但是我已年过花甲，我的精力在流离失所、颠簸流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消耗殆尽。因此我觉得还不如及时以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结束我这个始终视精神劳动为最尊严的快乐、个人自由为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为好……”

茨威格的悲剧震惊了世界。巴西决定为茨威格夫妇举行国葬。巴西总统亲自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还有国务部长、许多官方和学术界的代表团、作家、艺术家、将军和各界群众共4000人。彼德罗保利斯文学院院长卡劳塔·德·索扎致悼词。

送葬队伍在灿烂的阳光下走过市区的时候，商店都自动关了门，漫长的群众队伍跟随在摆满鲜花的灵柩后面，缓缓走向里约热内卢公墓。当棺槨放入墓穴之时，天空的乌云遮住了太阳，随即下起瓢泼大雨，安葬完毕，大雨也停了。为一个外国人举行如此隆重的葬礼，这在巴西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倒为茨威格作为“世界公民”添加了一个注脚。纽约和伦敦也举行了类似的悼念仪式，整个反法西斯自由世界都为茨威格之死感到巨大悲痛。古往今来自杀的作家不少，但像茨威格之死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葬礼那么隆重，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茨威格的死不是对人类责任的逃避和对生活、对世界前途的断念，而是对灭绝人性、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的法西斯的抗议，是对人类前途的希望。他在遗书中希望他所有的朋友“在漫漫长夜之后尚能看到朝霞”就是明证。

斯特凡·茨威格于1881年11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企业家的家庭。上了5年国民小学之后，他于1892年进了维也纳马克西米连中学。这所以历史上德意志国王(1468~1519年在位)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年在位)的马克西米连(1459~1519)命名的中学是维也纳的一所名牌学校。1900年茨威格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德语文学和法国文学。1904年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呼吁各国人民和睦友好相处。

战后，奥地利和德国都经历了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飞涨，到了简直要用天文数字来计数的程度。譬如，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的价格，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4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价。商店像是被洗劫过似的，空空如也，饥馑到处在蔓延。茨威格对人民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从1924年到1929年是欧洲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期

间茨威格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他心爱的名人手迹。1928年应邀赴苏联参加纪念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的庆典，与高尔基面晤。

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茨威格虽然从来没有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也不干预政治，但是因为他有独立的思想，是犹太人、人道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也被焚烧，被禁止，纳粹还把他的著作钉在耻辱柱上。在公共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当作“毒草”，只有为了批判，经官方特许才能看到。奥地利的纳粹党徒也日益嚣张，1934年作家在萨尔茨堡的住宅被搜查，于是他便下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在伦敦，茨威格虽然深居简出，但对欧洲的状况心里充满忧虑。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茨威格失去了祖国，他的奥地利护照被取消，从此他作为“无国籍者”浪迹天涯，过着流亡生活。1938年9月，英、法搞绥靖政策，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出卖给希特勒，但并没有换来自己的和平。1939年3月，希特勒德国就撕毁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英国这时重新开始作战争准备，浅色防空气球布满伦敦上空，用以阻碍德国飞机，到处修筑防空掩体，检查防毒面具，局势变得非常紧张。7月，茨威格从伦敦迁居英国西南部的小镇巴思。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夫人洛蒂才获得英国国籍。同年，茨威格移居美国纽黑文；1941年8月底，又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9月迁往近郊的彼德罗保利斯小山坡上的一所房子。住所的环境很好：屋后有个小花园，从屋前加有顶盖的阳台上可以眺览小山谷的美丽景色。可是，茨威格由于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与他的朋友们几乎失去了联系，流亡生活使他精神上感到沉重的压抑，夫人洛蒂又受

着哮喘病的折磨，到这里不久，他就变得烦躁不安，精神忧郁，但他还是忘不了让他魂牵梦萦的欧洲。这位视精神劳动为世上最珍贵的财富的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他晚年的小说杰作《国际象棋的故事》、自传《昨日的世界》和其他作品。为了创作《国际象棋的故事》，他还专门买了一本棋谱，和夫人洛蒂照书上的名局下棋。但是他在这里有种与世隔绝之感。内心世界，孤独和沮丧不断折磨着他；外部世界，法西斯猖獗，希特勒的铁蹄把一切都踩得粉碎，他心爱的欧洲文明遭到破坏。茨威格内心痛苦不堪，于是下了决心，以极其理智和平静的方式离开了他如此眷恋的人世……

和上个世纪末出生的许多作家一样，茨威格生活在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心灵深处不时被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大陆上无休止的争斗和残杀所震撼。他那一代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灾难都饱尝过：战争的杀戮、革命的高涨、难捱的饥馑、时疫的流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治流亡……作为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茨威格有着在不同战线上的两次经历：一次是站在德国一边，另一次是站在反德国一边。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sup>①</sup>，这样，他就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一段时间里理性遭到失败、野蛮横行、一代人精神文明堕落到极其低下的那种反常情况的见证人，一个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的见证人，目击了人类从高度文明倒退到原始野蛮之中。另一方面，茨威格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未

---

<sup>①</sup> 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序言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2年。以后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注明页码。



曾预料到的成就，超越了以往千万年所创造的业绩。这样，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悖谬现象：既露出了恶魔般的狰狞面目，又创造了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这一切都在作家的思想上和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 二

茨威格毕生都在以自己的作品甚至生命孜孜不倦地追求人道主义的理想，呼唤着正义、理性和人类的良知，并把实现欧洲的共同联合视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这些与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茨威格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在波希米亚<sup>①</sup>北部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虽很富有，但依然恪守勤俭的美德。他从不抛头露面，拒绝任何虚荣，也不追求头衔、身份和职位，一直过着静悄悄的生活。他很有教养，钢琴弹得非常出色，写得一手好书法，除了德语，还会说法语和英语。茨威格的母亲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安科纳的布雷陶厄尔家，说意大利语就像说德语一样。布雷陶厄尔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犹太大家族。最初在瑞士边境的霍海内姆斯开设银行，后来家族成员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圣加仑、维也纳和巴黎；茨威格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这个家族的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茨威格在巴黎的姨妈家，用餐时大家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非常轻松自如。这样的家庭，为茨威格除德语外掌握法语、意大

---

<sup>①</sup> 波希米亚，捷克西部地区的旧称，十六世纪属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直至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

利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种外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并为他周游世界各国，进行世界性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茨威格的青少年时代，维也纳仍是奥匈帝国（1867～1918）的首都。世纪更迭时期，古老的维也纳显得特别繁荣，放射出熠熠的光辉。维也纳的文化生活极其丰富多彩，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德意志的、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等等都汇集在这里。这座城市博采众长，把一切有着极大差异的文化传统都熔于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维也纳成了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这里有让奥地利人感到骄傲的皇家城堡剧院和皇家歌剧院。当时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汇聚在这里，像群星闪耀在维也纳的上空。瓦格纳、施特劳斯父子、鲁宾斯坦、古斯塔夫·马勒、胡戈·沃尔夫、戈德马克、舍恩贝格、卡尔曼……都在这里生活过或举行过音乐会。文学上也是一派繁荣景象，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维也纳兼容并蓄的多元的精神文化的沃土，从思想上培育了茨威格作为欧洲乃至世界公民的种子，以致他很早就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直至晚年都没有改变。

从中学毕业后，他几乎每年都到国外去旅游或演讲旅行，足迹遍及欧洲的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英国、苏格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苏联，亚洲的锡兰、印度、缅甸和尼泊尔，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古巴、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他结识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如维尔哈仑、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高尔基、里尔克、霍夫曼斯塔耳、施尼茨勒、托马斯·曼、戴默尔、瓦塞尔曼、韦弗尔、瓦

莱里、法朗士、克洛代尔、罗丹、皮埃尔-让·茹弗、纪德、房龙、马丁·杜·加尔、布洛克、皮兰德娄、勃兰兑斯、叶芝、乔伊斯、威尔斯……或结下深厚友谊，或交往密切；他见过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听到过肖伯纳和威尔斯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却文雅得体的争论。这些世界性的联系和交往，开阔了茨威格的视野，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使他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重要因素。

茨威格是个非常文雅、很有教养的人。他不尚虚荣，始终保持淡泊宁静的心境，这一点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像茨威格这样的作家在“太平盛世”时期怎么会想到发生战争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每年夏天他都要到比利时作家维尔哈仑的乡间别墅去消夏，而在这之前总是先去海滨住两个星期。1914年7月，茨威格去维尔哈仑那儿之前，照例先到海滨浴场勒科去休息两个星期。这期间，战争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战争的阴云布满天空，形势越来越严重，7月的最后几天，令人战栗不安的战争冷风把海滩上的游客一扫而光。茨威格坐上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辆列车，到维也纳两天，战争就爆发了。<sup>①</sup>

战争开始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都陷入“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竭力煽动民族仇恨，连德国的豪普特曼、托马斯·曼和戴默尔这样的优秀分子一时间对战争也还认识不清。但也有许多人不为歇斯底里的宣传所惑，

---

<sup>①</sup> 1914年6月28日奥国王储弗兰西斯·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死。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28日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18年9月，同盟国成员国土、保、奥先后投降，最后德国也被迫投降，于11月1日签订停战协定，大战遂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罗曼·罗兰和茨威格这两颗“欧罗巴的良心”就活跃在反战的行列里。茨威格从战争最初一刻起就确定自己要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他对战争十分憎恨，认为这场战争是非常荒唐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但是，茨威格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战争，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缺乏认识，因而战争初期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多了一些，他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最后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亲属关系的国际性，以及他自己世界性的交往和联系，使他不相信各国人民会成为仇敌，开战前两天他还在“敌国”比利时度假，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呢。现在突然要去憎恨另一个世界，他做不到，因为那个世界就像他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他的祖国。因此他认为，拿起凶器去杀人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他绝不这样去做。但是公开站出来宣布拒绝服兵役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茨威格又缺乏这种英雄气概。于是他通过关系，到国防部军事档案馆去任职。他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反战工作，宣传各国人民的友好。战争开始不久，他在《柏林日报》发表《致外国朋友》的公开信，其基本思想同他对战争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信中表示，将来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外国的朋友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虽然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他也将保持对他们的忠诚。在战争宣传甚嚣尘上、煽动对敌国人民仇恨的时候，发表这样一封信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信件发表后，有人对他“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作伍”（第266页）进行谴责，但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人都给了他有力的支持。罗曼·罗兰致信茨威格说：“不，我永不离开我的朋友。”大战期间，茨威格热情赞誉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和平主义创始人贝尔塔·冯·

苏特纳，并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介绍法国作家巴比塞的反军国主义、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小说《炮火》。茨威格还积极支持罗曼·罗兰关于召开国际文化名人大会来呼吁实现和平的建议，并积极开展实际工作。大战期间，人们在“胜利”和“英雄主义”中陶醉的时候，茨威格依然是冷静的。他非但不相信什么“胜利”，而且决心用戏剧作为武器，去回敬那些民族主义者。这时，耶利米的形象在他心里成熟了，他创作了反战诗体悲剧《耶利米》。在关键时刻，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一样代表着欧洲的良知。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要上演《耶利米》，邀请茨威格去参加首演式。1917年11月茨威格以去瑞士休假为名，请假两个月。他先到日内瓦会见罗曼·罗兰，再到苏黎世。实际上他在瑞士住了一年半，一直到战争结束后，于1919年3月才返回奥地利，迁入他于1917年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买下的卡普齐纳山上的一所别墅。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家对问题的观察也更加深入了。1921年他在意大利目睹法西斯党的崛起，在二十年代他看到希特勒纳粹在德国和奥地利培育党羽，蠢蠢欲动。这些都在他思想上敲响了警钟：现在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欧洲在平静的表层下到处潜伏着危险的暗流。

对于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茨威格认识到它灭绝人性的本质，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最残忍的战争。他不但在作品中对纳粹加以揭露和批判，而且还以自己的生命对法西斯表示最后的抗议和控诉。

茨威格一生都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这使他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哪儿是他的家？是维也纳、萨尔茨堡？是伦敦、巴思？是纽约？是里约热内卢？都是，又都不是。他既无家可归，又四海为家。

### 三

茨威格很早就开始了文学活动，16岁时就发表诗歌。他中学所在的那个班的同学对文学艺术都怀着狂热的兴趣，这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那时中学的功课虽然十分紧张，但是大家还是挤出时间来读各种书籍和新出版的各种报刊，如饥似渴地了解新鲜事物，吸取新的营养。文学界这一时期群星灿烂，流派纷呈。茨威格上中学时，德国自然主义大师盖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在维也纳公演曾使青少年如痴如狂；接下来便是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文学流派先后或同时崛起。“青年维也纳”名震一时，倡导新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施尼茨勒、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贝尔-霍夫曼、巴尔、彼得·阿尔滕贝格、穆西尔等作家使维也纳文学与欧洲文学并驾齐驱。中学生们对正在兴起的势不可挡的现代主义潮流如痴如狂。里尔克23岁时就有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许多狂热的追随者，特别是文学“神童”霍夫曼斯塔尔这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对年轻的茨威格起了剧烈的冲击作用。他在十六七岁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后人难以企及的散文，直到晚年茨威格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他读霍夫曼斯塔尔作品的感受：“总而言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从内在深处散射出光彩，同时又显得深沉和炽烈。诗歌、散文，在他手中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糅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从来都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们总觉得在那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第54页）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茨威格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是一种极

大的推动。茨威格以霍夫曼斯塔为榜样，发奋努力，刻苦读书和创作。十六七岁的茨威格，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从16岁起茨威格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这种文学上的早熟，不仅在马克西米连中学茨威格班上是这样，在当时维也纳其他中学里也同样存在着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的早熟现象。世纪之交，维也纳浓郁的文化氛围为年轻人文学才华的发挥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土壤。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心里总有一种诗兴或写作冲动，这种在心灵中泛起的涟漪碰到有利的环境，就产生出了一批文学“神童”。一进大学，茨威格就计划好，只要在第8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就行，因为参加讨论之类的事是很容易混过去的。这样，一天24小时都可以由他自己来支配，他有的是时间去读书、写作。4年大学期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银弦集》（1901），第一部小说集《艾丽卡·埃瓦尔特之恋》（1904），翻译出版了法国诗人保尔·魏兰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仑的诗选。从此，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走上了终身从事文学创作之路。一次大战后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这一时期是茨威格创作上的成熟期和丰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天就要销售2万册。

作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茨威格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学遗产：诗集除了《银弦集》，还有《昔日的花环》（1906）和《诗集》（1924）；小说集除了《艾丽卡·埃瓦尔特之恋》，还有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迷乱的情感》（1927），《作品小集》（1929），《万花筒》（1937）以及许多未曾收入集子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永不安宁的心》（1939）和《变形的陶醉》（1982）；人物特写集《人类命运的转

折点》(1945),《传奇》(1937);传记小说系列《世界的建筑师》——《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斗恶魔: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1925)和《三诗人:卡萨诺瓦、斯丹达和托尔斯泰》(1928),以及传记《精神疗法》(1931,关于催眠术的发明者梅斯梅尔、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尔-埃迪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罗曼·罗兰》(1921),《约瑟夫·富歇》(1929),《玛丽·安托瓦内特》(1932),《伊拉斯谟·冯·鹿特丹的胜利和悲剧》(1934),《玛丽·斯图亚特》(1935),《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良知反对暴力》(1936),《麦哲伦》(1938),《巴尔扎克》(1946)等;剧本《忒耳西忒斯》(1907),《化身喜剧演员》(1913),《海滨之家》(1912年首演),《耶利米》(1917),《生活的传奇》(1918年首演),改编剧《沃尔波纳》(1926),《穷人的羔羊》(1930年首演)和《沉默寡言的女人》(1932)等10余部;自传《昨日的世界》(1942)以及大量演讲、评论、学术论文、游记随笔、回忆、书信日记和翻译作品。

#### 四

托马斯·曼在悼念茨威格时说:“他的世界声誉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时代的重压下,这位才华横溢的人,他的灵魂的反抗力垮了,这是很不幸的。我最佩服他的,是他善于把历史时期和人物形象从心理上和艺术上表现得栩栩如生的那种才能。”<sup>①</sup> 托马斯·曼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茨威格艺术创作的特色:

---

<sup>①</sup> 《悼念斯特凡·茨威格》,托马斯·曼著,《建设》,纽约(1942年2月27日)。转引自哈特穆特·缪勒《斯特凡·茨威格》,罗沃尔特袖珍书出版社,莱因贝克/汉堡,1988年11月。



通过心理描写来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茨威格是位心理描写大师，对心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偏爱，他难以抵制谜一样的心理活动对他的诱惑。

茨威格对青少年青春期心理非常关注，描写少男少女青春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是茨威格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青春期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情窦初开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最为敏感，对世界、对成人生活，尤其是对两性问题充满羞涩、恐惧和好奇，因此文学涉足于这个领域是必要的。但是茨威格浓墨重彩地描画青春期的少年心理，还有另一层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中学生的学习负担非常繁重，他们除了要学习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外，还要学习5种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的语言”和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活的语言”。学生每天上课五六个小时，课余时间完全被作业占满，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这种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学校生活完全忽视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对空气和活动的需要。奥地利这个老朽的帝国把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和适中节制视作生活的美德，而年轻人自信、大胆、好奇、朝气蓬勃、要求变革的天性势必就要受到压制。当时的学校教育正适应了帝国社会的这一意图。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内心骚动不安，对两性问题感到神秘好奇完全是正常现象，社会和学校理应通过性启蒙教育，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可是，那个时代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性的问题，认为它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有悖于当时的伦理道德，所以不能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青年男女很少有无拘无束的真诚的关系，他们的正常交往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种种限制，年轻人举行郊游或聚会，女孩子总得有母亲或家庭教师的陪伴。另一方面，在虚伪道德的掩盖下，有人又偷偷摸摸地干着见不得人的